

柯文辉◎著

弘一大師

曠

世

凡

夫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柯文辉◎著

弘

明

大

世

凡

伟

夫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旷世凡夫 弘一大传/柯文辉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216 - 05280 - 1

- I. 旷…
- II. 柯…
- III. 李叔同(1880 ~ 1942)—传记
-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696 号

旷世凡夫 弘一大传

柯文辉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7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424 千字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 - 5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280 - 1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8.75
插页:3
印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弘一法师 1919 年留影

惟有才華無絕倫
文章似神劍
光焰可掃故園庭
蘿耐紗劍
聖身助破塵纓
劍
却求淨土歸
空靈此間應有
無窮恨
後漢錄未必真
為東方朔子仁元咏弘一大法師

丁丑秋月
何滿子
白陽子

序言(一)

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洪禹平

十几年前,我在桂林给漓江出版社看稿,与文辉兄对门而居,为其诗剧集《爱之弦》当责编。闲时常听他谈及清末民初以还影响较大的新旧文人、诗人、书画家、戏剧家掌故,他都如数家珍。那时他虽年仅五十,却有幸聆教于许多学术界的老前辈。这虽然与他多年来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有关,但内因还在于他见多识广,古道热肠,助人为乐,不慕权势,安贫乐道。因而能广读天下之书,广交天下之士。尽管他自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便多灾多难,但仍然乐观进取;等儿女们长大后,他更是四海为家,吟啸山林,行歌闹市,真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学识、才华、交游、见闻与这样的人品、性格、遭遇相结合,使文辉真像个得道之人。其外表与内心也挺相称:五短身材、秃顶、圆脸、美髯垂胸、目光似电、神采奕奕。难怪冯其庸先生早就有诗赠之曰:“飘然来去一真仙,何处春江抱月眠?”诚非虚誉。

最近得读文辉所著《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我才特地给他画出这幅肖像。在本世纪垂名青史的文化人中,李叔同——弘一大师无疑是最奇特的一位,因而要研究他、理解他、为他立传,也是最难的——恐怕只有文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

首先是史料的收集、考订之难。李氏在生前死后名气虽然够大,但他在 1918 年三十八岁出家之前,主要是个在绘画、戏剧、音乐等方面融会中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活动地点是在日本及上海、杭州,知情者不多,报导、评论者尤少。出家后,他不愿谈及前尘,除了少数几位亲密的友生和佛教界人士有所了解或有所记叙外,一般人更无从得知。我昔日读过的几本有关弘一的传记作品,史料多欠翔实,有的甚至任意想象、虚构,还有大量对话、心理描写,迹近小说(实际上又不能与真正的小说相提并论)。而柯著从传主家世到每个生活时期的基本情况、关键环节都无大的缺失,碰上不同记载和说法,即加考辨或俱录存照。这是很严谨的史家笔法。书中对弘一驻锡过的几十处佛地,交往过的六十多位师友,都做了或详或略的叙述,写出他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多材料是历时十八载,不远千里万里登门寻访而得的。弘一弟子蔡吉堂、张人希,厦门、青岛的僧人,弘一得意门生的子女,都给过他许多帮助。有了文辉这部作品,我们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到李叔同——弘一大师从富家公子、才子、名票友到新式学生、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到皈依佛门而成为中兴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整个

人生历程；从而也就为描述评说这位“旷世凡夫”——实质也是旷世奇人的心路历程奠定了基础。

但这里，还有个更大的难点：怎样理解李氏的出家？关键在于李氏传记作者必须在性灵上与李氏相通，而茫茫人海，万丈红尘，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太少，简直非文辉莫属！他在全书开宗明义的“引言”中就自觉地说：

二十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丐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在全书各章展开叙述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活动时，作者都紧紧抓住李氏为人处世“认真”这一特点，大量事实发人深省。人们从中当可领悟到，李氏的“认真”，是对人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一种极为严肃的求索体悟的表征。这种“认真”，在出家过程中和出家后更发展到极致。关于李氏出家的动因、动机，自来众说纷纭，文辉引录了曹聚仁、丰子恺、了缘和尚的评述，在一定程度上都道出其真谛；而对容起凡、柳亚子的看法，文辉婉转地作了驳议。

文辉引用弘一在温州庆福寺对寂山和尚说的一番话：“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生死大事。”文辉加以解释说：

按佛教理论说超出轮回之苦，永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救渡苍生。为积极人生态度，去完成一个新的自我。

大师圆寂后，好友胡朴安有颂诗，可作脚注：
其，凡夫迷本来，生死一大事。知者顿然悟，去来原一致。自性本清净，是乃真佛子。我言弘一师，泯然契佛旨。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从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
文辉这段文章，可谓悟道之言。他是真正懂得弘一大师对佛教的信仰是极为虔诚的，而且他信奉的还是宋代以后问津者极少的律宗。他自出家至圆寂二十余年，一直是个自律极严的苦行僧（按弘一的讲法，戒律就为了律己而非律人，否则就错了），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达到极为完美的程度，真像他临终前所说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因为对佛教信仰的极端虔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对弘一也就决不是一句空话；文辉对此也深有所悟，故在传记的下半部用许多确凿的事实历述其苦行求法传法的过程，同时详尽地记述其利用书法艺术传教的苦心，写出这位高僧与大书法家的完美结合。文辉是“善鉴者不书”的典型书论家，他为弘一两本书法集作过长序，凭其洞察力作出了很精到的评述。

文辉这部力作还写出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时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以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与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他们不一定是佛教徒，但大都钻研过佛学，对人世的苦难、对人性的善与恶，有着独到的感悟。正是就上述意义而言，我认为弘一大师实为本世纪可与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并列的又一文化代表人物。弘一的影响还要延续下去。经过百年风雨沧桑的体验，中华民族对传统的美德和文化，对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以及对慈悲博爱之道不是更渴求了吗？明乎此，也就明白此书的深层大义。

文辉告我，他的好友刘雪阳先生（质平先生公子）搜集到七十多幅有关弘一的图片；他还想继续开掘，广泛听取意见，他日将修订本与图片一起印行。我愿在此向海内外出版家呼吁：结此因缘，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亦幸甚！

序言(二)

一部传奇历史

曹布拉

柯文辉先生的这部传记，在时间上稍晚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中国大陆出版单位密集地推出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传记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位历史人物发生兴趣：在作者与读者两方面都是如此。

柯文辉的这部传记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两著都具有历史的视域，都在“述”中夹“评”，易言之，即都不满足于对传主生平作详尽的叙述和再现，还要在这种叙述中表达出作者的见解和看法；其次，作者也以辩证的眼光透视传主，在充分肯定传主的历史贡献的前提下，并不讳言他的历史局限与不足。

如果说金著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者型”现实主义风格的话，那么，柯著则呈现出一种抒情的“诗人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就是说，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金梅一般用冷静、客观的笔调作深入细致的描述，而柯文辉却抑制不住胸中涌动的诗情，这种诗情从他的笔端放射出来，构成了一种浓浓的诗的氛围。他的叙述语言和评论语言都是诗化的，浸透着、映射出作者的热情和审美感受。简言之，柯文辉在这部著作里营造一个艺术的、诗的氛围。也许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传主人是一个诗人，故而须得用诗的语言来评述传主，才能使主客体两者融合无间，才能更贴切、更传神地表现出传主独特的精神风貌。

文学传记是真实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文学性的有机结合的一种体例，其首要标准是真实，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而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去编撰或改写历史，真实是传记的灵魂，是传记的质的规定性即本质属性，倘若偏离了这一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就不能算作“传记”，即使在此前加上“文学”的前缀词；第二条标准是：文学传记要具有文学的品质，传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为生动、形象地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以文学的手段来营造或烘托氛围，以美的语言描绘传主的各种活动及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

笔者以为，柯著较好地把握住文学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将二者统一为浑然的整体。在这部文学传记中，凡涉及到传主的大小事件，传主的行为活动和思想活

动等，作者都尽量做到言必有据，^①没有凭空虚构或杜撰之嫌。同时，作者在为传主作传时，又明显地带着一种主观的色彩，即作者是力求以主观的“表现”而非客观“再现”的方法，来刻画传主的形象，描绘传主的神采，表达出作者对传主的种种活动而产生出的感兴、联想和理性思考。阅读这部传记，我们能处处感到作者的存在，处处感到作者喷发的灼热诗情，处处感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处处感到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

李叔同是全才型艺术家，他在艺术的多个门类中成绩斐然，但一般的传记作者不太可能具备与传主相似的艺术造诣，因此，在评论传主的艺术成就时，如果面对某一陌生的或不甚擅长的艺术门类，或言不及义，或一笔带过，若勉强评论，往往会陷入隔靴搔痒或力不从心的窘境。从本书来看，柯文辉熟悉美术、书法理论，又跟众多美术家有交往，因此，他除了依靠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对李叔同的绘画进行举重若轻的精彩评析之外，还引入或“借用”了其他艺术家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对李叔同的艺术成就的认识。这使得他的这部传记对传主的艺术评论具有了一种“全面”和“内行”的性质——这也是柯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所谓“全面”，该著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绘画、书法、诗词、戏剧、音乐等都作了全面的、深入肌理骨髓的评论；所谓“内行”，作者的这些评论，是一个艺术家的评论，是审美的批评。如他在评析李叔同的油画作品《裸女》时，先详细地描绘了画中人物的身体各部位的微妙姿态后，接下来是如吟如歌、笔墨酣畅的独白：“头、臂、腿、胸，各大局部都有冷暖色相调济，有的外伸，有的内缩，通过对比，互补，撞击，模糊里的清楚，明朗处的模糊，重量感，体积感，多样统一，调子雍和润畅，又时出涩笔，洒上许多低音，举重若轻，手师心，眼师物象，又能入能出，达到自由状态。肌肉背后，骨的坚实，柔韧，血的奔腾，都见活力。笔触有弹性，或砍或擦或写或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己的审美感受还不够，作者接着又写道：“美术理论家，水粉画家朱金楼兄在 1980 年告诉我：30 年代前期，上海美专存有弘一大师大于真人的油画人体写生，对肌肉的表情开掘很深，没有下过功夫的人，绝对达不到那种神奇而又松秀的笔触。……”“1984 年 8 月 31 日，我和刘海粟先生一道在青岛海关路南侧海滨散步，他说：‘弘一法师是真正的大海！广阔深沉。……（某次）刘质平先生拿来三张油画，来给我欣赏，其中两张是西湖风光，用色艳而不俗，微妙的笔触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高度敏感。还有一张很大的人体，仅成上半身，大于真人，因为兴尽，没有继续完成。画法大体写实，又有画家的情绪渗透在线条中，有点像雷阿诺，却比雷阿诺用色上更重视团块的对比。我平生看油画，不轻易佩服什么人，但对弘一大师实在佩服，慢说在中国，大而言之在亚洲，包括培植过他的日本，也没有人超过他。……就以西湖

① 所谓“言必有据”，指的是作者下笔都有史料方面的根据。至于所引的某些史料不那么准确，或在学术界存在争议，那是另一个问题，则与凭空的“虚构”或“杜撰”无关。

来说，我画过很多张油画，写实的如《南高峰》，写意一些的如《回光》等等，都不满意，故而深知表现出秀雅高洁的东方情调之难，才知弘一大师的成就惊人……”这类文字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如诗如画，既富音乐的韵律，又似歌剧的咏叹，十分贴切地传达出传主的风采神韵，让读者在一种浓浓诗情的熏染下，进入一位历史人物的传奇历史。柯文辉的这部传记还写出了“传主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李叔同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和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①这一点，恐怕也正是作者对于传主的历史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

笔者注意到，本书对弘一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征引了林长弘先生《记抗战中的弘一大师》一文，说弘一曾严词拒绝日本军司令发出的赴日邀请，又组建“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等。作者同时也说：“见日本军官及组织救护队事，未见其他史料，两事在不同时间地点，因林文不忍割裂，并抄如上，愿长者更述其详。”以这样的留有余地的态度来对待尚无确实旁证的材料，显示出作者在张扬着充沛的诗性同时，仍固守着学者的理性态度。

柯文辉这部文学传记的成功，表明了历史人物传记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风格。

综观近二十年来以李叔同——弘一大师为描写对象的长篇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类著述在学术和艺术诸方面逐步前行的轨迹。

^① 洪禹平《柯文辉与他的〈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刊于《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8期。

引言

對不从，幾盡榮安，韻悠祖，譜其韻
曲奇，人十四三班一，下舉同景聽，活在然

與表而繫歌急強音曾不重土累跡

曾不二十世纪已是落幕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丏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又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与我们的呼吸和心搏都有相通的电波。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凡人，最庄严的称号。无动物性弱点者是人。

什么是佛？佛，弗人，不是人，是净化之后无人性弱点的觉者。

佛在何处？佛魔一念之转，皆在人思维内。大公为他人是神，自私作恶时即鬼，均是按照我们的长处与短处被创造出来。在神鬼之间那条桥上回来乱跑的玩艺儿是同你我他一样的人！

天上没有祥云仙车下地接人，没有人背上生翅白日飞升上天。自我完善的高境界，是清醒的麻木。清醒则洞察而少上当受骗；麻木拒绝内外合种种伤害，能容乃大，无欲则慈！继承优秀文化遗产，避免一去不返的流失。努力减弱能源枯竭，贫

富悬殊，人口爆炸，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每个小时有一个生物品种惨遭灭绝），挽救地球！

瞧！旷世凡夫正朝着我们走来：

他执意做一个翩翩佳公子，做得挺出色。丝绒碗帽，正巾缀一方白玉，月白长袍，紫色章绒的琵琶襟坎肩，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之间。（丰子恺、王翁如所记）

他坚决做个留学生，做得十分彻底。

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戴着无脚的夹鼻眼镜，留着一撮东洋式的唇髭。丰子恺说他“活像一个西洋人”。

他当教师当得很符合标准格式，又不失美术家风采，与富公子、洋学生判若三人。

粗布灰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非常清洁，黑钢丝边眼镜，仍是身材窈窕的美男子。他高坐在讲台上，露出上半身，“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窝，显示和霭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丰子恺语）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客死台北的学子王平陵记载的叔同师“挺直如孤竹似的高个子……眼里永远含着慈祥的微笑，好像不会生气发怒一般。你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需要得到他的解释，他总是拉着你的手走进工作室，详详细细讲给你听，从不觉得麻烦和厌倦。……即使在隆冬严寒天气，也喜欢摇着一柄尺许长的白纸扇”。学生朱文叔（语文教育家，解放后在叶圣陶先生领导下，从事中小学课本编审工作）用一个“清”字概括一公：

“身材适中，因为清癯的缘故，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高，尤其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心中每不期而起的‘仰之弥高’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前面是一个校园，有时先生在那里观赏花木，亭亭静立，也使我起一种‘清标霜洁’的感觉。”

“目光是清湛的，无丝毫垢滓，更不含丝毫嗔怒之意，因为他不多说话，和他日常相见，每有极短暂的相对无言的时候……只见他双睫微垂，觉得好像有无量悲悯之情从他目中流露出来。

“语音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么轻缓，可又那么有力，能使听者欢于耳入于心。

“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唯其清，所以洁净，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微垢；室中明窗净几，洁无纤尘。这且不说，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派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

“唯其清，所以和悦，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我记得在学业上，所有同学都

没有受过先生的训斥，可是对先生的功课，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因此而能更悦，更欢喜。

“唯其清，所以静，安然谧然，从不惶然惑乱，就是同学们，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课上也不曾有躁急烦嚣的表现。

“唯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见他有过得失之色，羡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霁月。

“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

他当和尚，当得很彻底，一切出自内心的要求。过午不食，过冬仅着三件单衣。精研律宗，学行合一。“一件衲衣，计有224个布钉，皆亲手自补。”一双芒鞋穿了十五年，显示与富家公子挥金如土的强烈反差。

曾见有人撰文，以“翩然戾止”四字形容一公，再补充三个细节：

1935年，小学教师林汉三在校舍弥陀寺的一面缘：“他高个子，腰板挺直，光头跣足，着一件苎质染成咖啡色的和尚衣，长至膝弯，小腿裸露，足登多耳麻鞋，精神健朗，步履安详。当时是冬令，一般人都身着重裘、夹衣，我看法师瘦骨棱棱，穿的衣服很少，他面目清癯，态度严肃，缓步到中殿供案前，弥陀寺管理员敲着案上清罄，当当几声，增加了肃穆气氛。法师步到正中，俯首低眉，合十下蹲，这样连续三次，踱了几步，瞻仰佛像，然后出殿台阶……”

庄荣标在温陵养老院“见法师双手捧一盆洗澡水，弯腰，双眼注视草地上无何

蠕动，乃将盆水徐徐斜斜倒下”。如此爱惜小生命。另一次庄君请一公讲经，“当家师奉上一盘黄柑，法师取一颗剥开，取下四瓣，分给我等三人及自己一瓣，余数仍以柑皮包置于盘上。顷而当家师再端上清茶，法师将全盘黄柑交其带下”。论此物虽小而见大。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姜丹书语)“自有他一种不可以形容的仪态，而且足步好像是很沉重的，又像穿梭也似的，一步紧接着一步，和着身子一齐向前地并进着，在他的身上穿着的那一件朴素而瘦长的衲衣，当他步伐不止的时候，那飘飘而有力的衣角，总不见得会自然地向下垂着的……”

(贤悟语)

他在离开净峰寺时，把住所扫得干干净净，等到弟子们来接他时，还手持扫帚簸箕站在门口微笑呢！

人可以信仰宗教，可以不信宗教。愿意的话，都无妨来走一次弘一大法师的心灵旅程。

斯人已去，坐过春风者的纪录弥足珍贵，请抓住这些酵母，扬弃非顿的现象，在您心中矗起李叔同——弘一大师活生生的典型吧！

我们无力旷世，人人想旷世说不定是另一种不切实际的灾难。但要做个问心无愧的凡夫，为真善美献出微力，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人类良知是最公正的裁判者。

于千载日月长流，仰首神游天地间。
春日耕牛至，仰卧熟来仰千秋。

！脚踏实地立身，改天换地。
惠。造就自不凡，造就人三事。

弘一笔名别号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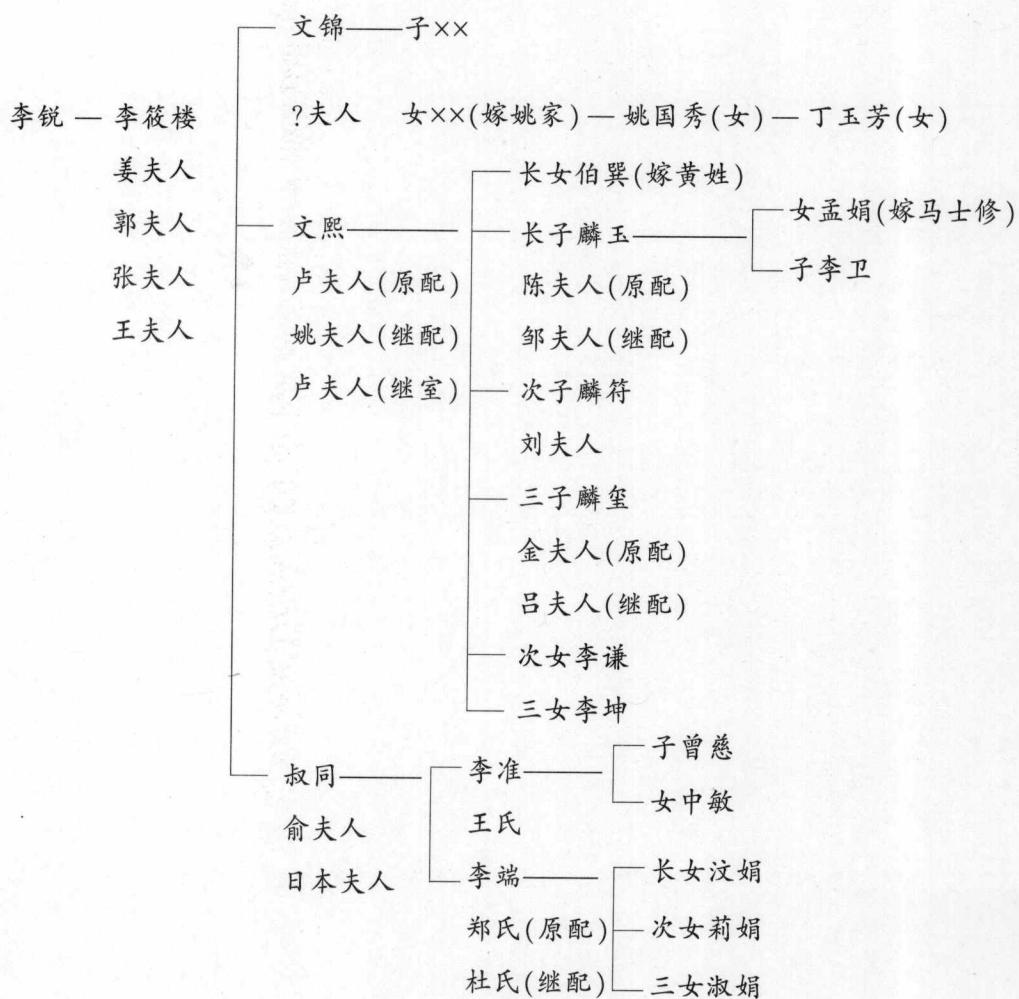
（大师笔名别号已知者 239 个，供研究者参考）

文涛	广侯	成蹊	广平	漱筒	瘦桐	哀凡	平凡	凡民	息岸	下叔同	桃溪	傲同	欣婴	息翁
惜霜	扩庐	俗同	欣欣道人	雪霜	息霜	雪翁	微阳	黄昏老人	善梦老人	淡泞道人				
二一老人	晚晴老人	大心凡夫	摩颐行者	檐葡老人	晨晖老人	南社旧侣	智身	智幢	智炬	智入				
智门	智灯	智眼	智藏	智境	智音	智住	智理	善月	善知	善思	善惟	善解	善敏	善了
善现	善摄	善入	善量	善臂	胜力	胜目	胜因	胜行	善幢	善髻	善堂	胜颐	善幼	善慧
无有	无尽	无得	无说	无厌	无等	无所	无缚	无依	无住	无作	为胜	为依	为明	为首
为导	为炬	为趣	为护	为归	为舍	慈目	慈力	慈风	慈舍	慈月	慈现	慈灯	慈藏	大心
大山	大明	大慈	大誓	大舟	大舍	大安	如月	如眼	如说	如实	如智	如空	如理	玄入
玄会	玄明	玄策	玄门	玄荣	不着	不转	不息	不动	髻音	髻目	髻明	髻光	一音	一相
一月	一味	实语	实智	实慧	实义	离垢	离着	离忍	离相	妙胜	妙着	妙严	成就	成智
成实	调顺	调柔	调优	慧幢	慧树	慧灯	法城	法日	法幢	月臂	月音	月镜	月德	藏德
念慧	念智	愿门	愿藏	净地	净眼	解脱	解缚	贤行	贤月	安住	安立	悲愿	悲憧	坚固
坚镫	难榜	难思	龙音	龙臂	真月	真义	演音	圆音	宝音	普音	辨音	等月	满月	论月
力月	觉慧	炬慧	明慧	光明	作明	自在	信力	弘一	泓一	弘裔	入玄	亡言	方广	光网
世灯	究竟	忘己	勇说	具足	性起	殊胜	所归	甚深	威德	相严	被甲	远离	虚空	深心
庄严	顺理	编照	圆满	微妙	随顺	僧胤	增上	精进	昙昉	杂华	焰慧	澄渟	灵辨	璎珞
清凉	即仁	大恩	静观											

善变出吸。”不图险峻若水盐井口，也深
利害当”，圣哲公一而百由丈一民。命尘小
四不顺，毛虎螺一邓耶志，甘黄盘一土率
恩归还余，环一石自风人三事贫益长，微
青土翻再冲柔当而冲。土盘于置穷支拱
墨的此备。”不讲其交世黄益全拂而封，蒸

。大便而小

李叔同家世系表



新圭国恭奏表真事——斯牛赤夏，苏楚朱美京家人举——餐面照映青苗里武承寺坐率
半 6061——奏普僧祭奏朱美家书——既而方其有高祖，因文斯，兼西晋——水妙音西区奉

目 录

咏《海国图》，《周易》——《古乐本末音》有始——歌——《宋词歌学图》口歌歌史京宋
《乐经》，《雅歌》——《乐中大》

序言一：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洪禹平 1
序言二：一部传奇历史	曹布拉 4
引 言	7
弘一笔名别号录	10
李叔同家世系表	11
上 卷：李叔同	
一 家 世	3
生于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 2 号——父李筱楼，生母王太夫人小父亲 48 岁——长兄文锦 早夭，二哥文熙（字桐冈），中秀才、习中医——侄儿麟玉（字圣章）、麟玺（字晋章）——长子长 媳李准王凤英，次子李端元配郑氏，后续娶杜夫人	
二 幼 年	7
出生时，喜鹊衔枝——经营盐业，家大业大，慈善乡里，滋养了善的灵苗——5 岁父亲逝 世，家情渐异，至难相安——7 岁开读《文选》琅琅上口，12 岁摹篆书拓片，尤爱《宣王猎碣》	
三 离 津	12
青少年师友徐耀廷——1894 年甲午海战，清军大败，弱国无外交——1897 年，虚年 18，娶妻俞氏——19 岁，应天津县学考试，针砭时弊，文笔犀利——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守 旧派复辟，搜索康梁党羽——携妻奉母赴沪避难	
四 旅 沪	19
“李庐”安家，结拜异姓兄弟“天涯五友”——城南文社，延续七年，自称“二十文章惊海 内”——报考南洋公学，受教蔡元培先生——与诗妓李苹香交往——庚子科乡试未第——戏 曲改良，编演《六君子》、《义和团》等曲目——南洋公学散学，纵情诗词，抒发苦闷——参与翻 译介绍知识，显示进步、民主意识——《祖国歌》——改革丧仪	